



柳松隆

王

力

作



天 晴

版三正修

作力王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內 容

一、太平莊不太平.....	一
二、『變天』.....	四
三、鐵骨頭一心報父仇.....	一〇
四、毛老道『背起兩面鼓』.....	一六
五、四臭肉明滅暗不滅.....	二五
六、成立佃戶退租會.....	二九
七、前樓院香駝瓜賣嘴.....	三七
八、毀皮鞭鬥爭毛老道.....	四三
九、平狗坡太平莊晴天.....	五〇—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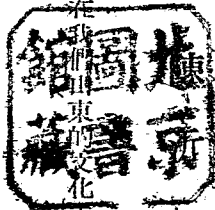
關於「晴天」的出版

「晴天」是寫一個地方，一夥子窮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身的事。在我們山東的文化工作上說，這是一個較新的收穫。

隨着『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出版，在山東，大家都期待着有一本類似『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書出版，因為在山東無論工作環境，寫作技術，我們都是有同樣充分的出版條件。『晴天』就是在這樣的期待下以第一炮的姿態在山東出版的，這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事。

「晴天」內所描寫的事，在我們山東到處可以見到，幾乎貫串着我們整個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由於過去我們缺乏羣衆觀念，所以對於這些東西就熟視無睹，所以至今在我們文化工作上還表現沉寂，這一點，『晴天』的作者給我們把這個沉寂打破了，這又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事。

由於「晴天」的出版，使我們對於在山東能否實現黨的文藝政策的各種懷疑都可以打消了。我們可以這樣說，任何環境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止我們在山東實現黨的文藝政策，唯一阻礙我們的就景我們不能深入羣衆，面向羣衆，決心描寫羣衆的思想。這一點，對於今天一切從事文化工作



的同志是十分重要和中肯的。

『晴天』的作者也是一個正在改造中的知識份子，由於他能親身去和羣衆一起進行翻身的鬥爭，所以就能體會羣衆的真情實感。這一點，從『晴天』中豐富的羣衆語彙以及試用羣衆的語氣來描寫、來敘述、來表達，就得到了完全的證明，這就是本書所以能得到出版的緣故。

當着一個新方向的實踐，『晴天』出版的意義是大的。雖然『晴天』在寫作技巧上，結構上缺點還很多，尤其在後半感覺得鬆；但在山東，從山東的實際出發，仍然是值得鼓勵的。

首先，在人物的分析和刻劃上，是比較明確的，尤其是人物們所代表的階級立場的分明以及爲本階級服務的精神都寫的很明顯，我們看看太天父親受辱，平狗坎兩段的描寫就可以深深體會到，因而激起我們的熱情，激起我們的鬥爭勇氣，這給我們的教育意義也是大的。

其次，本書也把我們參加羣衆的翻身鬥爭是和反對我們自己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認不清對象，分不清敵友分不開的，這些『主義』不破，就會妨礙我們和廣大羣衆的聯系，而這點，『晴天』裏面也給我們嚴重的指出了。

第三，關於那些壓迫窮人翻身的人，他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是殘酷的，手段更是殘酷的，也是無恥的，這點在本書中描寫四臭肉的裝死就可以看出，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們有些幼稚的

工作同志的天賦的想法是多麼有害。

以上這些，在我們經過幾年的羣衆工作的山東，本已不足爲奇，本已遭到反對，但在具體問題上還是把握不住，以致在工作中多走許多冤枉路，因此，希望讀者聽者不要以單純欣賞的心情來讀、來聽本書，而應以接受教訓，考驗自己的羣衆觀念的心情來讀、來聽本書，那本書出版的意義就更深長和重大。

本書最大的缺點，我以爲還是在對事物的體驗不深刻，人物的多樣個性理解和掌握不夠，加上寫作技巧的不熟練，寫作水平的低，因此要使本書形象化，成爲一件生動的藝術作品，還是作者今後需要繼續努力的，而尤其因爲這點，本書純正的無產階級的寫作立場就表現還多少有些小資產階級的說教，未能完全表達出真正的羣衆的自覺。所以本書給我們的印象，只是在理論上解答了問題，感人的氣氛是不夠的。

還可以說就是我們山東文化工作同志寫作上的難關，而要衝破這個難關唯一的就是繼續深入羣衆，而就山東的現實環境來說，光這樣還不夠，熟練於自己的寫作技巧，對我們山東的文化工作同志，仍是十分重要的。過去，現在，我們對作品的粗糙，還不是那樣的經過精密細緻的調查研究，還不是那樣經歷自己艱苦的創作過程，所以就影響作品的成熟程度，而這一點在寫作上，

尤其對我們山東一些可以說都還是初步寫作的同志非常重要。可憐，我們有些同志，筆還沒有拿好，就以家自稱，自翊了，這與我們缺乏羣衆觀念而自高自大是分不開的。

『晴天』的寫作過程，也同樣犯着這些毛病，這是所有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們大家都要警惕和改進的。

趁着『晴天』的出版，我們寫這幾句話作序，並期待比『晴天』更好作品的出現。

一、太平莊不太平

沂州府有個太平莊，太平莊王家是個大戶，七十五里向陽湖，夜夜會自來反潮，旱不着澇不着，遠近的人都這樣說：「金梁莊，銀喬莊。不旱不澇的太平莊。窮靠富，富靠天，不靠天來靠王家。」周圍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要算上外湖的地，那就更多了，二三百年前，掛過千頃牌，莊裏的老人們都常說，當初一日小翰林進京趕考，走了三五天，還喝不着人家井裏水。

自古來「財主就能當官，當官就成財主」，王家在清朝做過好幾任大官，光緒年間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

積德堂是太平莊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紫巍巍的三座大樓房，莊裏人都叫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孫們如今還是太平莊的皇上。翰林府當家的是王宏錦，外人叫他五花蛇；前樓院當家的叫王宏銀，外人叫他四臭肉。

四臭肉是一個乾癯老頭，五十多歲，瘦長條子，長臉活像黃蠟燭，稀朗朗的兩撇鬚，半身不

遠，走起路來拄着文明棍，就像仙姑下神似的，混身亂「活娑」。他繼配的女人盧氏，四十多歲，是一個像狗熊的大胖子，臉上粉擦得有銅錢厚，粉上塗着胭脂，生得伶牙利齒，在家管賬當家，莊裏人叫她「吞驢瓜」。四老爺還有三個小婆子是密子裏買的，姓李的叫李姐，姓陳的叫陳姐，姓白的叫白姐；第五個老婆是個戶劉文現的閨女，從小本來許配給徐二了，四臭肉看她長的俊，十七歲那年，就給硬娶過門來，名字也叫劉姐，凡是個戶家生得俊的閨女、媳婦，只要給四臭肉看中了，都得治來陪他睡覺，他說「女人就是洗腳水，蹬了這盆端那盆」。

四臭肉一到冬天，就扛起他的烏槍，放出他的狼狗，到坡裏去打兔子。這位狼狗大號叫做「玉德」，窮人見了面，得稱呼「玉德狗爺」。一天傍晚，狼狗在前邊回莊了，走到李富貴大爺門口，碰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李二，拾了一塊石頭撩了牠一下，這位「玉德狗爺」是四老爺訓練好了的「家風」，一見穿破襖的撩牠，就往人頭上竄，小李二向旁邊一讓，肩膀被牠前爪子抓住了，死咬着棉襖不放，李大爺正扛着鋤頭往家走，忽聽得孩子的哭叫聲，連忙跑過來，天黑乎乎的了，只見一隻大黑狗死纏着小李二，抓得他滿臉是血，棉襖也撕碎了，李大爺可急壞了，舉起鋤頭撲着狗頭劈去，狗汪汪的亂叫，想跑，又趕上去撲頭劈了一傢伙，黑狗暈倒了，又砸了一大頓，李大爺才出了氣，把咬受傷的孩子抱回家。

第二天，李大爺被吊在前樓院的黑屋子裏。四臭肉可惱火了，自己動了手，掙得李大爺混身皮開肉綻，一面打，一面罵，『混賬王八蛋，打狗看主面，你眼睛長到卵子上云了，敢把你四老爺養的『王德』打死了！』一定非要抵命不可：『憑你這把賤骨頭，滿門遭斬也抵償不上！』後來莊裏人好容易求了情，才饒了李大爺這條『不如狗』的老命。講好了三個條件，李大爺都照辦了：第一條賣二畝地，替狗買一只好棺材；第二條自己全家披麻帶孝，拿哭喪杖，請吹手，請客，辦喪事；第三條，狗墳埋在自己院子裏，立一個石碑，上面寫着：『先考王德公李黑狗之墓，奉祀男李富貴，孫李大李二立』。還立了一個牌位當祖宗供起來，年年要燒香燒紙磕頭祭『祖』。事情辦完了，李家賣了十畝地，就在這一年，李大爺也就氣死了。過幾年，李大出云逃荒，一去就沒影了，家裏只撇下小李二。

太平莊名叫太平，太平只在財主門裏。一出了樓院相聯紫氣騰騰的王家園子，外邊一格拉，都是姓王的房戶，二百多戶，一家一頂茅屋，一百五十多家是個戶；東頭靠大路邊，二十多家開店的，西頭土墩上，三四十家指地無有的和要飯的——大半是人老絕後的老個戶，財主們說這幫人是『長滿了口』的廢物，又都是些偷雞摸狗的『賊種』。老翰林傅小翰林，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四臭肉，都會擠鼻子瞪眼睛的對個戶說：『不靠我王家地，你們吃屎也吃不到』。『你們頭

頂我的，腳踩我的，穿我的吃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你骨頭，還得添上幾塊肉』。翻眼就不給地種，把小門一鎖，屋頂一掀，搗出你的小鍋，牲口糧食全丟下，『叫你狗日的馬上捲鋪蓋滾蛋』。翰林府和前後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皇上的狗總是御的』，只要他手一指，全太平莊就要亂『活娑』。

三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隊劉皮司令手下，當了團長，新綽號叫做『抽筋團長』，這一捐那一款，一個月有到六十七種，頂厲害的是『手提款』，就是要手到提來，不管是誰，伸手要一萬，不能給九千九百九十九，窮人瘦得三根筋挑着脖子，見面只好嘆口氣：『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強！』『這個日子還有個頭嗎？』太平莊名叫太平莊，其實從古至今就是這樣不太平。

一一、『變天』

民國三十二年冬天，西北風捲着雪花的那天夜裏，八路軍趕走了梁莊的鬼子。大炮轟轟隆隆的像塌了天一樣，火光照紅了半邊天，人吵狗咬一直鬧到天明。

太平莊裏的人不知是什麼事，都心慌意亂，四臭肉的佃戶二麻子的開屋裏，天不明就擠滿了人，大都是前樓院的種地戶子，擠在這裏打聽消息。

駱駝徐東兒的駝背擠在牆角裏，眼睛木帶帶的發青；老明白徐士貴手光摸他那兩根黃鬍子，炮聲一緊，上牙和下牙就打仗，簡直是嚇糊塗了。還是二麻子見過的世面多，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過九年石灰窖，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麻子，兩撇小黑鬍，光棍一條，好喝個酒，眼睛老是紅紅的，好趕個集賭個錢，種前樓院五畝地，也像是玩的。他大拍胸膛，指着屋裏的人說：『你們這些人也太胆小如鼠了，沒有事，準是八路打梁莊！』說着就把烟袋伸到火堆裏點着了烟，向大家說：『吸一袋吧，咳，就不用怕。窮到了頭還不過是要飯，命到了頭還不過是死，天塌下來咱還是個指地無有！』他開開門來向外邊張了一下，對楊大啦低聲說『我看八路來了共共產倒還不礙呢，外邊有人來了，楊大哥，還是你來啦一段吧！』大家聽說八路來打擾點，心倒有幾分安下了，不少人都在八路地裏逃過荒，八路軍那個好勁兒誰個不知道。

楊大啦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天南海北啦起來就沒有邊，說他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露水，他闖過馬子當過兵，發華工到過法國，他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

了還挺壯實，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講起話來像打雷一樣！『怕，怕個吊，矮子兒鬼子也到這天了，八路根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個義氣，我看啦，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該到頭了！……』屋裏人都連忙不讓他說下去，老明白慌忙的站起來，伸頭向外張望，搖搖楊大拉的膀子，靠在他的耳邊說：『小心點，大路上說話，草地裏有人，長鼻子來了，啦個別的呱吧！』大啦冷笑了一聲，『嘿，吊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成這樣子！』

正說着長鼻子匆匆忙忙的進來門，今天鼻子特別又長又紅。莊裏人罵他，說他的鼻子是給四臭肉牽長了的，『紅』是給四臭肉祇漏瘡染的，十幾年溜溝子溜的挺好，今天他可忙壞了，一整夜在大雪裏東奔西跑要把全莊百十家佃戶攆到大門裏，去替東家搬家。他一進門就咋呼：『兄弟爺們還不快走啊，不好了……』他急的說不出話來。楊大啦笑了：『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像是雞巴掉下熱油鍋，何苦來，還是聽我來啦一段法國呱吧！法國的大姐真長得俊，一大羣圍着我，要我跟她睡覺，我說馬車馬在呀，（註）馬裏馬在呀……』長鼻子更急了，吭吭了半天說：『五老爺全家搬光了，翰林府，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你們還不快搬，四老爺說天一明八路共匪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雞狗不留！——不殺的，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五老爺——團長回來也得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快走呀！』他一眼看見牆角旁蹲着的駱駝和老明白，指着說：『王八

蛋，蹲在這裏個怪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東家養你們幾輩子，今兒用着你們，就一個找不到，咳，簡直想造反——通八路，通八路！」他一把抓住路駝的棉襖頭往外拖，老明白和別的怕事的人們就趕緊溜出去了，二麻子使了個脫身計，裝肚子痛請了假。

長鼻子也跟着出門走了，走一路罵一路：「血你娘的臭屁，還不趕緊給四老爺搬家去嗎？」屋裏只撇下二麻子和楊大啦，楊大啦抽着了旱煙，望外邊一看，天快亮了，嘆口氣：「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腳脖子上，不咬人可怪惡癢人的，走他媽的就走吧，二麻哥，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也搬到那裏。可不要弄了個勾通八路，丟掉這個吃飯傢伙可不值得」。二麻子哼了一聲：「頭砍了碗大一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打下梁莊，等等再說吧」！大啦說：「我說，老弟，還是要看風使舵呵！光棍不吃眼前虧。八路要是能站住腳，咱回來也不晚呀！」

外邊吹起牛角來了，人聲吵吵雜雜的，西北風還在號着。

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爪子禍害，毛老道在後邊像黃牛一樣的喊着：「老爺們，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殺呵，見女人就要禽呵！見小孩就要吃呵！八路站不住呵！司令國長過兩天就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呵！司令說過：誰跟八路談一句話，

（註）「馬寬馬在」是楊人啦胡說八道的法國話。

就殺誰的頭！快跑呀，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簡直像一條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醉的朗朗跄跄的，右手提了酒瓶，左手提着鞭子，滿臉滿嘴的毛，黑胖子，應眼斜瞪着看人，橫鼻子一嗤一嗤的，每天總像有人欠他二百錢似的。他沾了自己姓王又是慶字輩的光（比五花蛇還長兩輩），當了太平莊看青的頭目，每年光是青糧就要分六十多口袋，成天領着那幫徒子徒孫到誰家吃飯都不給錢，還得坐上座。飯餚、酒餚、肉餚、菜挑子……向來是白提回來不給錢。他說他是王家的「御貓」，太平莊人都是老鼠，貓專門逼鼠，就成天醉熏熏的提着鞭子，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因為他滿臉滿嘴的毛，一幅兇相，渾身妖氣，所以村子裏都叫他「毛老道」。

今天他嚇瘋了，他一輩子沒見過翰林府裏這樣慌亂，怕天下真要變，怕他的紅運要倒，喝下半瓶酒，奉四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裏喊大街，走一路喊一路：「可要變天了，八路來了要殺的，鷄狗不留哪！趕快跑呀！趕快跑呀！」真是像鬼哭狼嚎一樣。他要看見那兒還有人不走，就用鞭子抽。楊大啦見勢不妙，拉着二麻子就跑。

駱駝的老婆一身破褂褲還遮不住體，小孩連褲子都沒有，也被禍害從床上破被裏拖下來，推到雪地裏，毛老道的鞭子抽過來，像趕豬一樣噉噉的趕出了莊。大雪地裏，人一堆一堆的，西北

風像快刀一樣刺進人筋骨，孩子哭，老婆叫，風聲、牛角聲……混成一片，聽起來好不凄慘，毛老道喊囉了的嗓子還聽得清：「變天啦！趕快跑喲！誰不跑誰就通八路，就要殺頭呀！」

太平莊忽降了一夜，真搬家的還只是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他們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長搬到臨沂城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親戚家避幾天，有的在外邊轉一趟就回來了。

好幾天來人心不安，一陣一陣的傳着謠言：「八路軍是先甜後苦喲！」「八路軍是妖怪喲，那些白面書生是變的喲，甜言蜜語是裝的喲，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披頭散髮，青面獠牙，殺大人，吃小孩……」「八路軍站不穩腳跟喲，李司令王團長過兩天就發大皇軍來喲！」「誰通八路軍就要碎屍萬段喲！」「……」

也到處有人交頭接耳傳着話：「嘿，八路真像天兵天將，梁莊鬼子弄了兩三年，修的三十六個炮樓，給八路一晚上炸的吊蛋淨光。」「八路那個電氣炮真厲害，轟的一聲，炮樓就飛上天了。」「活抓了二三百喲！」「八路哪，咱老一輩子就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喲，簡直都像自家親人一樣，當兵的還給老百姓挑水呢！真稀罕！」「這會可真盼來了！可有好日子過了！可有好日子過了！可有好日子過了！」

三、鐵骨頭一心報父仇

土墩西南角一頂茅草屋，住的是佃戶張太天家。張太天四十來歲，圓臉，滿是皺紋，醬色皮子，三角眼，硬骨頭，莊中人叫他鐵骨頭。

張太天本是個外來戶，三十多年前，他爹領着娘兒四個住在張莊。自己五六畝地，又種着太平莊前樓院四臭肉的十來畝地，餵着一個小牛，好年好月的還能過得去，莊稼時兒打到場上的糧食堆看起來還不少，怪喜人。可是每當何掌櫃拿着賬本來分場的時間，心裏總是要冷了半截。看他那個老鼠樣尖臉一掛，老鼠樣的小鬍鬚一撻，老鼠樣的小眼珠一骨碌，總是說：『混蛋，就只打這兩個糧食？憑你這塊地，我早劃上賬了，起碼一畝地出二百三十斤，只打不到二百斤？糊弄鬼也不信……』『你說雨水不好，放屁，大樹還不是長的那末粗！』『你說糞上的不好，放狗屁，牛尾巴緊靠着牛腩眼，也沒見長多粗！你們這些王八蛋，偷了多少糧食？還不說實話！今天我看是不想再種這二畝地了！』總是嚇得張大爺滿口說好話，賠不是，擺好滿棹子的鷄呀，肉呀，蛋呀，魚呀，……請掌櫃的喝酒，從自己的糧堆裏量出一斗來『孝敬何三爺』，再從公堆

裏量出一斗給何三爺藏着，對天盟誓管誰都不許講，掌櫃的才來分場。剛揚過場的糧食不許掺和開，下風頭的霉糧食秕子盡是自己留下，上風的好糧食分給東家。場上剩下來一碗糠，一小堆亂糠也得平半分。

最怕人的是分完場之後，何掌櫃的又掏出賬本子來要「分子糧」，分子糧是吃一斗還四斗，每年春天不吃不行，要是吃了三斗，收莊稼時，就得還一石二，年成稍爲一畝，糧食在場上就光了。有一年，張大爺分完場只撤下了一升麥子，張大娘一直冷到心，真像刀絞一樣的難過，她拼命不讓眼淚流下來，橫着心把糧食撥弄撥弄，對何掌櫃的說：「這一升糧食也算是咱孝敬四老爺四奶奶的吧！」何掌櫃不客氣的把場收拾得乾乾淨淨，老兩口親眼看着自己一滴血一滴汗辛苦一年的營生，自己一粒也沒剩下，跑回家抱頭大哭了一天一夜。那時候張太天還是個七歲的小孩子，也跟他爹娘嚎哭了一天一夜。他今天還記得他娘替他擦眼淚，抽噎的說，「可憐，誰叫你生到俺窮人門上，長大了還不是替人家當牛當馬受窮受氣！」

自從那年以後，家裏就一年接不上一年氣，分子糧年年吃，一年還是吃不到頭，有一年實在餓急了，好容易託東託西，才跟樓院四奶奶掄了幾個利錢使，承她老人家賞了面子，借了五十塊錢，才算「救了命」，八分利就八分利，過了一年，連利帶本漲到九十元，更是還不起，利滾利

，利又滾利，張大爺身上担子一年重一年，要賬的每年扛着槍馬子，一脚踢開門，送來一條子，第三年送來的是一張大條子，還要他打手印，張大爺也給他弄糊塗了，就昏頭昏腦的打了一個，這條子的臨走含含糊糊的說了聲：『利賬準折，你那六畝地折給四奶奶了，四奶奶看你人還怪老實，地還給你種着，你還是他的種地戶子』。張大爺一聽地給折去了，心像是叫狼爪子突然抓去了，當時昏倒在床上，自己用手指用勁抓自己的臉，希望自己醒來是個夢吧，又一把抓住木天說：『你爺是在做夢嗎？』當他知道這是真事時，老頭子的眼淚又淌下了，他唉聲嘆氣的說：『撒下的祖業連一鞋地也沒有』，『完了，完了，老骨頭也只好葬到官地裏去了！』『孩子更苦了……』。

太天從小就推磨，拾草，担水，一天也閒不着，大哥雇給人家當長工，他十一二歲就幹地裏活了。從小有個雄心，不相信一輩子受窮。性子暴，同孩子們要不合嘴就打架。

太天十三歲那年，又是個大歉年，小牛也賣了，狠心的東家看他家裏老的老，小的小，又沒了牲口，就把他那十來畝地留下不給種了，張大爺可真急死了，連夜把自己最後的幾分宅基賣了，送了三份禮：一份給東家，一份給何掌櫃的，一份給毛老道。磕了幾千個頭，求了幾萬個『好老爺』，『好太太』好容易才承東家的『情』，拿出太平莊十畝薄地，給張家種着。

張大爺就把張莊撒下的家底子，一担子挑到了太平莊，住在土墩上東家的一頂破茅草屋裏。人生地不熟，日子更苦了。一年忙到頭，打下糧食吃不了幾天，真是『跟着馱軸吃飯』，抽空子炸丸子，挑担子，逃荒要飯……肚子裏填的還都是些糠、菜、樹葉子、樹根、樹皮……一年一年的勒緊了褲帶子，死撐活挨的過着。大人孩子的臉又黃又腫，活像豬尿泡。

太天十七歲那年，張大爺又闖下了『滔天大禍』。事情是這樣的：

清明過後，是一個暖融融的春天，四臭肉把他的牛撒在張大爺種的地裏吃青苗，張大爺真心疼，就跑過去把牛拴在一棵樹上。

四臭肉知道了，馬上派人查問：『誰胆大包天，胆敢把他的牛牽走？』張大爺嚇得直抖索，馬上跪到四臭肉跟前磕頭請罪。自己打自己嘴巴說：『是小的有眼無珠。把俺的牛牽拴在樹上了……』四臭肉馬上叫毛老道把張大爺捆起來，拳打腳踢的送到了前樓院，叫他跪在門口台阶上，指着臉大罵：『混蛋，野種，敢在太平莊撒野！你四老爺的牛撒在你四老爺地裏，千年的老規矩，誰敢動手牽，就叫太歲頭上動土；你還裝糊塗，今天可叫你知道個厲害！』

張大娘託了好多人，磕了好多頭，求四老爺饒他初犯，總算是四臭肉發了『慈悲』，答應放他。可是怎麼放呢？要張大爺真給他『牛爹』當一回兒子，叫他和牛在一塊給四臭肉耕一天地。

第二天早晨，四臭肉敲鑼招呼全莊人看熱鬧？叫張大爺手脚爬在地下，把牛籠頭套上，繮繩盤在脖子上，撒繩扣在籠頭上，還戴上籠嘴。

牛吃草了，給他除下了籠嘴，也叫他伸頭到牛槽裏去吃草，張大爺眼裏淌着眼淚，混身顫抖着，實在吃不下草，毛老道的鞭子飛的抽來了，旁邊的四臭肉拍手大笑，陪着四臭肉看熱鬧的騾子們也陪着笑，陪着拍手，窮人們的心裏都是像針刺的一樣難過，大家悲嘆自己的命運。張大爺只好大口的吞草，難過得渾身的肉好像被撕得千條萬塊。牛飲水了，他也伸頭到桶裏去飲，牛倒嚼了，他也裝出吐草嚼草的樣子，牛拉屎了，也要他拉屎，牛拉屎了，他也裝拉屎。牛叫了，也叫他『美美』的叫。他頭腦子昏糊糊的，心也真成牛心了。跟在牛後邊爬到地裏，又帶上籠嘴，帶上牛鎖頭，套上牛拐子，掛好了犁，說要他們『牛父牛子』合犂耕地了。

毛老道還是揚着鞭子，四臭肉還是拍手大笑，旁邊的『騾子』還是陪着拍手，陪着笑，窮人們不少垂下眼淚，又趕快吞到肚子裏去。張大爺眼淚也乾了，酸心變成了難聽的苦笑，自己連死活也不分了。一鬆勁，跌了一交，毛老道的鞭子就飛抽到背上，四臭肉又拍手笑了，旁邊人還是陪着笑，窮人們的心更如同刀割：……張大爺用盡平生的力再來耕。

一直到日頭歪西，才卸下了犁、牛拐子和鎖頭，慢慢的牽回去，還是跟牛一樣，先飲飲水，

再去吃草，牛吃飽了，才在四鼻肉的狂笑聲中，卸下繮繩和牛籠頭。還叫再給四鼻肉碰頭賠禮。四老爺頑笑開累了，看熱鬧人散了，窮人們心碎了，年青的人心橫了，肚子氣的鼓鼓的。

張老爺碰完頭，想站起來走回家，走不兩步，就倒在地下昏過去了。

太天娘兒倆把張老爺抬回家，他已經不會說話了，面色如土，大汗直滴，眼睜睜的瞪着太天，眼淚從腮旁一滴一滴的滴下來，氣喘呼呼的，嘴唇顫動着，幾回要說話，都咳嗽得說不出來了。只聽得：「孩子，不要忘了爸爸……怎麼死……」他閉上了眼睛，就這樣死去了。

從此以後，太天鑄成了一顆鐵心，腰裏揣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等着一天，叫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哥哥四五十歲沒娶親，老娘怎麼也不能看着姓張的絕後，千方百計替太天娶了親，娶了親就生孩子，日子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孩子生到第四個，他臉上的皺紋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了，可是懷裏的刀子還是亮晶晶的。

悶起來，脾氣暴如火，說打就打，說拚命就拚命，毛老道這班人天生的欺軟怕硬，也不敢拿他同他爹一樣看待，叫他「鐵骨頭」，莊裏人喜歡他直爽，肯幫人忙，講話硬，有骨氣，都佩服他，叫他「天二叔」，又叫他「鐵二叔」。

他窮日子過的「半截下土了」，飢寒天天像鐵錘一樣打在他頭上，一年一年的翻不了身。心裏邊對於「命裏注定」的道理，不由他不信了，他常常恨得不開交，罵媽老婆是「老母猪」，「爲啥生這一大窩小豬，到世上來活受罪？」

太平莊有從八路地逃荒回來的，談起來「八路一來天就要晴了」，他深深的記在心上，像盼星盼月明一樣的盼着那末一天，可是他還是二虎着：「窮人真有翻身的一天嗎？」

八路軍來了，真好，看樣兒不假。他在梁莊集上看見八路張司令，真是個莊戶司令，和和氣氣的跟莊戶人啦啦，他喜的跳起來，想跑過去把他一肚子的苦處囑出來，又一思索：「還是等等再說吧！」這幾天，眉飛色舞，像是來了大喜事。愁的還是吃穿，一天不掙，一天沒食，每天總得拾到起担子去趕集。

晚上回來聽毛老道說：「八路軍先甜後苦！」他在心裏說：「屁話，就是真有後苦，咱這個黃蓮樹刻的人，先嘗點甜味兒，也改改口哩！」

四、毛老道「背起兩面鼓」

農救會工作同志早就聽說太平莊複雜，是漢奸抽筋團長的家，幹漢奸隊的有好幾十個，這同

八路军打擾點，勞莊老百姓都去幫忙，都去歡迎八路军，就是太平莊一個人毛沒見，於是就專派老張和老邵兩個工作同志到太平莊云。

老張和老邵走進太平莊，看見莊裏人都像耗子一樣不照面就竄了，從南頭走到北頭，又從北頭走到南頭，街上還是一個人影不見。二人心裏真是發火。老邵說：『真是漢奸莊，惹氣！』正說着，頂頭從路西巷子裏走出來一個人，彎腰驼背活像大蝦米，穿着補釘補補釘的襖。面黃肌瘦，眼睛發青，好像沒有眼睛珠，木滯滯的瞪了一下，一看是『便衣八路』馬上轉過頭撒腿就跑……老張連忙喊：『三哥，不要跑，咱們也是莊戶人吶！』越喊他跑的越快了，老邵急的跳起來，跟着他屁股後邊就攔，大喝一聲：『站住！三哥，俺八路军也不吃人呀……』這個人一聽到『吃人』，嚇得跌了一交，老張趕上去，把他扶起來，說：『嚇成這樣，不是自找苦吃嗎？起來吧，我們問你，村長在那裏住？』他嚇得直瞪眼，小腿打顫了，半晌才像蚊子一樣的哼哼說：『老總，我聽不清呀！』老張替他拍拍身上的土，慢聲慢語的說：『不用怕，三哥！我是問村長吶，不懂嗎，就是莊長吶！辦公的吶！莊長，不懂嗎？』『哦！莊長嗎？俺莊戶人那裏知道呀！』老邵又發了火了說：『不用裝伴了，當莊人能不知道莊長嗎？』這個人更發慌了，老張連忙向老邵擺手，還是雲迷迷的問：『三哥，你姓哪？』這人說：『你問我貴姓嗎？哦！稱不起貴姓，免

貴姓徐啊！』『大號呢？』『窮人家那有大號呢！』『總該有個稱呼的？』他哼譚半天才說：『我叫徐東兒嘞！』

老張把他拉到路旁一塊石頭上一齊坐下，三個人慢慢的聊起家長呱來。徐東兒心裏只是怕被人看見說『勾通八路』，屁股像是坐在針尖上，一次一次站起來想走，老張看他實在坐不下去了，就問他：『莊長到底在那裏住？我們找他有公事的！』徐東兒說：『莊長早跑了好幾天了，老總！』老張問：『你莊裏還有誰能問事？』駱駝吞吞吐吐的不敢吭氣，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個巷子，向北走，進了王家園子，路西數第二條巷，同門朝北的一個草門樓裏，你們找慶二爺，找他老人家看看吧！可千萬別說是我徐東兒說的！』說罷扭頭就跑，馬上又回頭，拉拉老張胳膊囑咐說：『可千萬別說我說的。』這個大蝦米便像飛一樣的跑不見了。老邵蹙了一肚子氣，大罵：『漢奸莊盡是些漢奸乎平的！』

他們走到草門樓，黑漆大門緊關着，打了半天，走出來一個老娘們，咕咕嚕嚕的不知說的啥，她一看是披大襖的『八路便衣』，馬上楞住了。老張向前客客氣氣的說：『慶二先生在家吧？』老大娘說：『早上就出門了。』老邵問：『好找找他嗎？』老大娘連忙說：『老總，誰知他在那兒？不好找約！』他們兩個人商議了一下說：『好，咱們明天再來吧，等他回來，請你告訴他，』

說有兩個農救會上的工作同志找他耍，一個姓張的，一個姓邵的嚇！哦！麻煩你了，大娘。」大門關上了，兩個人在王家園子裏又轉了一轉，真像大廟一樣的淒涼，好幾座大門樓子的大門鎖着，一所頂高頂大的房子，門口豎着兩根大旗桿，大門用磚頭壘上了，一看就知道是「抽筋團長」的翰林府。兩個人轉了半天，還是沒有一個人幫邊，於是很納悶的就返回梁莊。

毛老道一看見工作同志走了，馬上從家裏走出來，滿街滿巷的喊起來：「誰不知我毛老道八面威風，擒龍踢虎，八路工作同志跪上咱門上請安，老子還不喜見，叫他們馬上滾蛋了。」「一個姓張，一個姓邵，兩個八路崽子，想拜見我毛老道，今天請他們吃了關門羹，打發他們明天再來。八路，也得叫我慶二爺，都是我的孫子輩。誰、誰、誰，今天跟八路講的話，都向我報告了。」「明兒工作同志來，誰再跟他們講一句話，就得砍誰腦袋！」他勁兒真是越喊越大，把太平莊的地都喊動了。

第二天過啊，老張和老邵又到了草門樓打門，開門的是一個黑胖子，身穿半舊的青大褂，滿臉毛，約摸五六十歲年紀。老張知是毛老道，想上去拉手，那知他早彎下腰，頭像搗蒜一樣的直點，兩手不斷的打拱，連聲說：「不知副官駕到，有失遠迎，有罪有罪。昨天小的出門走親戚，叫二位副官白來一趟，更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老張連忙拉住他膀子說：「沒有什麼，

不要這樣，咱們都是一家人，來到這兒就要麻煩您了。」毛老道讓他們兩個在前面走，到他的堂屋裏，坐在他的椅子上。端出了茶，拿出了兩包筆槍烟，老張說：「俺不會抽，不用客氣。」毛老道一看老張，白面書生，像個當官兒樣子，老邵呢，粗裏粗氣的壯戶樣子，心裏本來就不大喜理，老邵掏出旱烟袋說：「我有我的旱烟。」毛老道更瞧不起這樣無理，也就不敬他紙烟了。他一句一句的向老張說好聽的話：「我這個人就是老實一輩子，全太平莊就數我老實喇！」「我也是個窮漢喇，也是吃的人家飯喇，這二年才算是憑本事混上飯吃了！」「我心裏是頂公道的，全太平莊，上上下下沒有不說我好的，倒不是我自誇，我可真在太平莊有信仰，只要我說一句話，就能管手！」「抗戰，我老早就抗戰的腦筋，俺整天盼八路，把眼都盼壞了。」「副官喇，俺毛老道敢說一句，八路是真命天子，天下一定是八路的。你看我每天燒香磕頭，求菩薩保佑八路多打勝利！」「咱莊裏像咱這樣熱心的人太少！都是些壞腦筋，漢奸腦筋，我要幫同志們感化感化他們！」老張聽他一套一套的說好話，倒覺得這個老頭兒還怪有趣，接着就問他：「你們莊上有多少壞腦筋的呀？」毛老道說：「咱莊嗎？除了咱王家園子有幾戶好腦筋，別的都是窮鬼、酒鬼、毛賊、婊子、要飯的、鬪馬子、當兵的……反正混賬王八且要出斗家量。」老張問：「當漢奸除的有多少？」毛老道諱了一聲說：「了了」，老張問：「大門樓裏都是好腦筋嗎？」毛老道

點著頭說：「差不多都是讀書人，書香門第，知書達理……！」老邵搶着問：「抽筋團長也是好人嗎？」毛老道看見老張臉上有了些顏色，就來了一個看風鱗舵，馬上改口說：「團長嗎？就是當這奸這一條太壞了，人早先倒是個老好人。」老張哼了一聲，「我們早知道了，你儘管說吧。」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大佈告，毛老道嚇了一大跳，佈告比小棹子還要大，還蓋了大紅印，上面寫着：

魯南行政專員公署佈告

政字第十號

查大漢奸王宏錦，死心塌地甘當日竄走狗，自民國三十年投敵任偽軍獨立團長後，罪大惡極，三年來計殘殺百姓百餘人，敲榨民財數百萬，強姦霸佔民女十餘人，根據懲治漢奸條例，特明令通緝該犯，以正國法，並宣佈沒收其全部財產。

此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專員 李樂平

（實貼太平莊）

毛老道嚇出一身冷汗，看了看工作同志的神情，慢吞吞的說話了：『不多，不多，好好好……我早就算着他該有這麼一天——這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雖然他先倒是個好人，可是，手底下人太壞了，幹的事也太惡了。……這真大快人心，大快人心！』老張問毛老道五花蛇家裏有多少財產，毛老道說：『百十年前可真是財主，十年頭裏還不離幾十頃地，這兩年可不成，花銷太大，地裏又不見籽粒，連賣加當，地是了了的事了』老張說：『還有四五十頃吧？』『沒有』『二三十頃地也沒有嗎？』『沒有』『多少？』『連外湖算起來，不過四五頃地吧。』『不止吧？』『不假，不假！』『他有多少種地戶子？』『了了的事兒，本莊的太稀鬆了，就算沒有了，五家六家還算個什麼種地戶子？』老邵可真發火了，起身要走，指着毛老道說：『我看你半天就沒說一句實話。』這可把毛老道嚇楞了半天，指着天，指着地，急的滿頭大汗，盟誓說：『上有天，下有地，我毛老道是知一說一，若有半句虛假，叫我馬上天誅地滅。』老張又圓成了幾句，兩個人就辭別了出去。毛老道送出門，連聲說：『晚上來開會，由我來攬，千人行路，一人領頭，我來領，我來領。』

老張出門對老邵說：『你可要注意方式呀！』老邵說：『半天可把肚子憋疼了，我看這傢伙眼斜心不正，不是好玩意，漢奸莊的人，都是些漢奸乎乎的。』老張說：『不能這樣說，這個毛

老道還挺熱情，再說也是個窮人，教育教育就行的，晚上推動他在莊裏成起自衛團來。』老邵氣古古的不作聲。

傍黑天老張和老邵又到毛老家裏，毛老道就叫他的爪子們去攪人開會。會場是在後樓院的後場大倉屋裏，一共到了七八十個人。

開會了，張同志先講八路軍打梁莊的事情，講沒收王宏錦財產的道理，又講八路軍民主政府和農救會的好處，最後講到成立自衛團的意義……講了好幾點鐘，又叫老邵講，老邵沒啥講，只講兩句，今後窮人要翻身了。接着就叫大夥選自衛團長，毛老道跟工作同志站在一起，斜眼直瞅着大家，誰敢不舉他，於是全體通過選毛老道當團長，馬上請新團長毛老道講話，他還是惡聲惡語的說：『咱太平莊上就是沒有一個好種，都壞透了氣，八路上今天叫我辦的自衛團，我早就攪過打更的，無奈你們這些混蛋都不幹，兩天就散伙啦，真是賊人賊心不正幹，明兒就都給你們登上名字，分鋪子打更，誰要是點名不到，就是婊子養的，八路軍就砍誰的腦袋』。老張連忙解釋兩句說：『這事兒是與大家都好處的，王先生講的道理不錯，明天就辦起來，不到的，當然不能砍腦袋，可是要大家自覺自覺呵！』說罷向大夥揮揮手說：『你們大夥兒還有什麼意見？不要怕，有話就講啊。』當然沒有一個發言的。張同志就宣佈：『不早了，太累了吧！散會散會，

家去歇着吧！』張同志語音緩慢，大家就哄而散。

散會後，二麻子和楊大噏一前一後的議論着：『還是人家毛老道行呀，翻身上了能行馬，轉身又上了馬能行！』『腰上背着個兩面鼓，這邊敲，那邊響，那邊敲，那邊也響呵！』張太天跟西南隅和西土墩上的人們也在路上議論着：『白天一天不幹活，一天就得喝西北風，晚上還他媽的站崗！』『破裡頭盡是窟窿，誰能撐住西北風，大門裏的吃的飽飽的，暖暖和和的攪着小婆子睡覺，叫咱給他站？』『站崗也爲咱好？咱吊得淨光，還怕人偷去幾根雞巴毛。』『毛老道要砍咱腦袋，工作同志要制咱腳，反正不站不行。』『反正鄉人該死……』『人家是狼行千里都吃肉，咱們是豬行萬里都吃屎！』

張太天回到家裏，心中納悶，他想：『工作人也是大樹子客，跟毛老道是一夥子的，真是有錢買的鬼推磨！魚找魚，蝦找蝦，蚰子自找大王八。冤死不告狀，屈死不伸冤，俺這是賣丸子去吧！』

第二天，除大門口樓裏的之外，大家小戶都登記上了名字，都編成了自衛團。

毛老道更精神了，換上了沒好傢存的一件黃大氅，臉上的殺氣更大了，眼看人更斜了，活像關帝廟裏替關公扛大刀的周倉，鞭子在天上「抽」比呀」一聲，響得更嚇人了，後面跟着爪兒們，

每天四個，扛起四支槍，威風逼得太平莊這羣老鼠更跑得遠了。

五、四臭肉明滅暗不滅

太平莊又太平了，四臭肉和後樓院也搬回來了。

四臭肉是用八人大轎抬回來的，還是攙着那個臭架子。

毛老道馬上去拜見請安，報告了莊裏的情形，吹起他功勞來說：「張工作同志那個精靈鬼，只有我毛老道才能制住他，孫猴子就非得我楊三郎，他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四臭肉誇獎了兩句，毛老道更得意忘形的吹開了：「八路毛猴子，嘿，就逃不出我如來佛的掌心！」越說越高興，簡直手舞足蹈起來，他猛然一看四臭肉臉色，想起來自己雖是長輩，可是「主是主，奴是奴」，這樣有點失體統了，連忙規規矩矩的說：「這還是靠四爺的洪福嘯！」四臭肉傻騰騰的說：「還不能小看八路，他古弄窮人的本事不小，咱們還得先下手為強，要先把種地戶子古弄好，該施點小恩惠的就施一點兒，堵上那些窮嘴，吃硬的就給硬的吃，吃軟的給軟的吃，趕緊把窮鬼會抓過來。」他這般如此的吩咐了一大套，毛老道點頭稱是。心裏想：「又有鞭子又有錢，噲事

不好辦？」

工作同志正從梁莊回來，毛老道當然又是立正迎接，向工作同志鞠躬報告：「昨天自衛團上，又沒有一個不站崗的，我天天不睡覺，又查崗又感化他們。……」老張說：「團長可真辛苦喇，工作積極，值得表揚表揚」。毛老道順嘴開河的吹起來：「俺莊的這夥團丁，只有我毛老道才制得了他呵！」老張說：「這回上邊要實行二五減租了，咱莊也得實行！」毛老道不大懂，老張解釋說：「就是爲了窮人好抗戰生產，種地戶子分給東家的一百斤糧食裏，要拿回來二十五斤。」接着又講了一大套道理。毛老道說：「好辦好辦，由我負責。」馬上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又說：「我看還是先成起農會來吧！你看別莊都成起來了。」老張說：「可以，你看會長找誰幹？」毛老道說：「要找全莊頂有信仰的人？當然是四老爺王安銀來當這個會長」。老張說：「四臭肉嗎？不行不行，要找莊戶人，我能行的窮漢。」毛老道紅了臉，解釋說：「臭肉是莊裏壞人糟踏他的，四老爺爲人是希好呀。哦，他不行，王兆勻可行？他是「無產階級」，一畝地沒有了。」老張笑了：「那個抽白面的怎麼能當農會長？」毛老道說：「那邊只有一個長鼻子能當。又窮，又老實，又能幹，又有信仰。」老張還是說不行。毛老道說：「那太平莊就再也找不出有人頭來了。」原來老張和老邵商量好了，都覺得這幾天敢和他們談話的人當中，只有楊大慶和

二麻子講話還挺痛快，又都是指地無有的光蛋，可以當農會長。問毛老道行不行，毛老道笑着臉說：「這些光蛋滑子行嗎？」老張、老邵都不聽毛老道的話。當天晚上就召開一個莊戶人的會，到了七八十個人，叫大家自動上了名字成了農會，張同志提出楊大楸和二麻子當正副會長，大家都舉手通過，接着把成立農救會的意義和減租的道理講了一套就散會了。

毛老道當天晚上就把楊大楸拉到四臭肉書房裏，他慌得手脚都沒處放了，偷眼一看四老爺臉上沒有惡意，還請他坐下來，心裏撲通撲通的跳，可也真是，他一輩子也沒有進過大門樓後院子，更沒有在四老爺面前坐過，還讓他吸煙喝茶，尋思起來支牙裂嘴的喜開了，渾身都不知怎樣支使好了，連聲說：「可折死咱楊大了。」四臭肉一字一頓的說：「今天可當會長了，夥計當實了。」大楸說：「不知怎麼工作人就看中了咱，這塊鯢狗都不吃的老肉。」一想肉字忌諱，馬上說：「舉了咱這個窩囊廢。」毛老道插嘴說：「不是我毛老道在工作人面前說好話荐的你，你連卵長也當不上。」四臭肉鄭鄭重重的向他說：「八路得小心，八路可不是好交的朋友，玩的不好，丟了腦袋就晚了。你可得跟那些會員們說，誰通八路，也得要他的狗命，叫他們不準隨便跟工作人說閒話。八路是先甜後苦，推完廟殺廟吃；再說五老爺大兵發來，瞎了天，嚇！」楊大楸唯唯的應承，又聽見四臭肉說：「以後凡事要和毛老道商議着辦，這回減租吧，你就對工作人說

我是開明士紳，自願減租，只有五家佃戶，明天就來扛糧食，再對那些種地戶子說，誰要減租就揭誰的小鍋，不準他們私自見工作人，一定辦到，明天我這自有主張。」楊大嘍大拍胸口說：「這點小事包在我楊大嘍身上，辦不瞎，辦不瞎。」四臭肉拿出一百塊錢給楊大嘍，說：「以後你沒有錢花到這裏拿，只要好好的辦事，錢是現成的。」楊大嘍接過錢來，不知所措的跟毛老道走了，心裏想：「四老爺爲人可真講義氣，我楊大嘍這可到轉紅運的一天了！」。

這一來，楊大嘍早忘了自己姓啥了，也學會了出口熊人舉手攔人的一套本領，莊裏人說他是「貓兒得意養似虎，蜥蜴裝腔勝如龍。」

第二天一早，毛老道和楊大嘍就跑去見張同志。說：「減租不成問題，開明士紳王宏銀先生起模範作用，自願要減租，今天他就叫佃戶去扛糧食。」張同志不信「四臭肉」能起模範，毛老道說：「他只有五個佃戶，兩頃來地，還不好減嗎？他從來就是痛快人，臭肉，是莊裏壞人罵他的呀！他真是開明士紳。」老張聽說這麼順利，心裏也很高興。

當天，四臭肉請工作同志吃飯，老邵不願去，老張說：「想一想，上層工作也很重要呀，開明士紳頭一回請，不去影響不好吧！」老邵裝肚子痛，死也不去，老張去了，毛老道和楊大嘍當陪客，正在吃酒席的時候，從後院裏走出五個人，張同志認識有一個是駱駝，一人扛着兩口袋糧

食往外走。老張心裏暗喜，心裏想：「封建堡壘，中心突破了。」對四臭肉說：「王先生起模範作用的精神真好，對於太平區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四臭肉說：「豈敢，豈敢，我王宏銀向來就是對窮人心好，莊裏誰家沒得吃，每年都常到我家扛糧食，貴軍的辦法，我老頭子是早已贊成的。」他接着又誇一頓張同志的才分好，人長的又漂亮，接着談到：「我向來是仗義疎財花銷太大，加上這二年鬼子糟踏，可真窮苦了。」聽着聽着，老張覺着這位王老先生還不錯。

傍黑天，毛老道把三十四家佃戶都找了來，對他們說：「今天五家扛同糧食的，是四老爺叫你們倆的，就存在你們家裏，今晌工作上的在四老爺家吃飯，你們都見了吧，四老爺跟他當面說過，他是不用減租，工作同志還想拜四老爺當乾爹哩。不管誰來問，誰都不準說是四老爺的種地戶子，要是他知道誰是種地戶子，就都得說減過租了，要是問你們怎麼減的，你們就說三五兩，誰要說錯了，輕的搗你小鍋，攆你滾蛋，重的就要砍你腦袋。」他舉手做出殺人的架子。

六、成立佃戶退租會

太平區農救會籌備會會長老廉聽說太平莊五天內減完了租，心裏就不大相信，他親自到太平

莊去檢查。

一見到兩個幹幹部，自衛團長毛老道和農救會長楊大噓，都是滿嘴酒氣熏人，一個穿黑大襖，一個穿破羊皮短襖。老廉跟他們一拉手，他們手上都沒有崗子，再看那種打躬作揖連呼「會長大人會長大人」的樣子，一看就都不是正經頑童。老廉說幾句客套話後，問他們：「你們減租了沒有？」他們答的很乾脆：「一家也沒拉下。」問：「怎麼減的？」他們說：「二五嚮！」「有多少佃戶？」「了了」。「有幾家地主？」「了了」，「一共減了多少糧食？」「不少。」老廉笑着說：「你們不要光是了了不少、了了了，到底是多少了，總該有個數呀！」兩個人這想支吾，老廉又接着問：「你們知道減租該怎麼減法嗎？」兩個人吞吞吐吐答不出，又問：「你們講減租的情形到底怎樣吧！」兩個人像木雞一樣的站着。老廉心裏想：「就憑這兩個幹部，保障減不了租！」

老廉叫楊大噓帶他去找「減過租」的佃戶家，毛老道連忙說：「那能勞會長大駕，還是我毛老道去把這些傢伙都攛來吧！」老廉說「不用，不能耽誤大家幹活，還是我自己去找一家兩家噓噓吧！」兩個人沒有辦法，只好把他領到駱駝家去，老廉看見一個駱背，黃臉還有點浮腫，眼睛像淡青木頭雕的，正在那裏晒太陽。

駱駝一看見毛老道，還領一個莊莊戶的工作人要來找他，嚇得他慌忙站起來連聲喊：「二爺，二爺，又有什麼，又有什麼！」毛老道斜瞪着眼說：「會長來問你減租了沒有？你說，不是都減了嗎！」駱駝摸不著頭腦，慌得不知說啥，毛老道急得亂躡腳，大罵：「混蛋！你自己減了租又忘了嗎？」老康生氣了，對毛老道：「你怎麼隨便罵人呢，你有什麼資格罵人呀？」毛老道馬上立正低頭說：「是我的錯誤，是我的錯誤，這些笨傢伙連話都不會講，我看還是另找一個吧！」老康不理他，拉駱駝一塊坐下，問他怎樣減的租，駱駝看這個人能熊毛老道，一定不是凡人，他說：「記不清了，是二乎吧！」毛老道又急死了，搶着說：「是二五兩，二五，你痰迷心竅了嗎？你不是扛兩口袋糧食嗎？」老康說：「兩口袋？你種幾畝地？」駱駝說：「二三十畝地」，老康問：「打多少糧？」駱駝說：「了了的事兒。」老康看毛老道在旁邊眼睛一斜一斜的，駱駝一句實話不敢講，馬上厲聲厲語的向毛老道揚大啦一揮手：「你們回去吧，當國長當會長那有這麼熊的，以後再罵人可是不行。」兩個傢伙擦着滿頭的冷汗，心裏想：「這個會長莊莊戶的，可這麼厲害」，一離開，馬上跑到四臭肉那裏商量辦法去了。

老康和駱駝一談，算算減租的細賬，一對證駱駝顯然是沒有減租，他自己還是死也不敢說。老康慢慢的從家長裏短談出他一樁大事，就是何掌櫃的放了風，要留他的地，老康一追問，每

這另外還有張太天，老明白，二麻子，大個子的地也說要留。老廉告訴他不用怕，減過租，就要批下約，批他三年五載的，就不興他隨便留地。

駱院心裏有點喜，還怕不靠實，「頭頂的人家的，腳踩的人家的，靠人家的地吃飯，人家自己做主，有什麼辦法呢？」他心裏又想：「會長倒是個好人，八路就怕站不住腳，不要闖下禍來，不得好死，算了吧！」他幾次想脫身走，老廉知道一下子跟他說不明白，就叫他領去找那五家。

太天趕集去了，老明白，大個子正在蓋屋，只有二麻子蹲在他的閒屋裏。老廉走進去，駱院在門口說了聲：「二麻爺，工作上的廉會長找你有公事。」說完了就竄了。二麻子從頭到腳打量了老廉一下，莊莊戶戶的，不像個官長樣兒，看他笑迷迷的來拉自己的手，熱乎乎的說：「徐二爺，這就是你家嗎？」二麻子點頭說是，請他坐他小凳上，馬上提壺要燒水，老廉攔住他，說：「先啦！盼兒呱吧」，他打量他的小屋子說：「徐二爺也是過的窮日子呀？」二麻子說：「不怕同志笑話，我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是一條光棍子，在外邊也混了大半輩子，連老婆都沒娶得起，哈哈，我不怕人笑話，我還有個尋種滑子性，有兩個錢，都灌了黃湯了。」今天嘴裏還有點酒味兒，老廉看這個人倒怪直爽，問到他的年青時候的事，他越談越有勁，簡直說滑了嘴，他漏出：「我就不怕毛老道，連四臭肉我都不怕。」老廉只顧聽，他說精彩的時候就捧他兩句：「真是

好漢子。」老廉又把他話頭引到今天，聽他說：「毛老道想一手遮住天，張同志舉的我當農委會的副會長，他噲事也不告訴咱。」老廉看出他對毛老道不滿，就打他的氣兒說：「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好玩意，快要取消他了，你還知道他有什麼好事嗎？」二麻子本有九分醉意，沖口而出說：「這傢伙一肚子壞水」，可是又馬上縮回了話頭，嘆了一聲說：「不談這些事兒了吧！」老廉慢慢引到留地的事，二麻子可惱火了：「可不是這幫人搗的鬼，怕咱（他想說『減租』又沒敢說）才放出風來留的咱的地嗎？老子就不怕，真要留，就拾到起咱那一套要飯傢使來，還省得賣牛力種他二畝熊地，受那個熊味兒！」他站了起來，順口罵：「媽的比！當王八蛋也不要當窮人，人窮矮八輩，財主家小黃毛孩子也得叫爺。好吧！叫他老爺爺叫爺，叫他爹也叫爺，叫他的孫子也叫爺，叫他家裏養的狗也叫爺！」他很得意的笑了：「哈哈，倒看是誰討便宜！」老廉自己並不多說，跟他談了半天，聽出太平莊不少事兒來。臨走時，請他劃拉那五六家留地的，晚上到他小屋裏隨便聊聊。

——
大黑天，張太天聽說有一個熊毛老道的莊戶會長找他去聊，心裏還揣着一個悶葫蘆，他一進二麻子閒屋門，看見老明白和大個子也坐在那裏，跟一個莊戶主聊，他不知道這就是廉會長，問道：「那個熊毛老道的會長在那裏？」老廉站起來拉住他的手說：「就是我，就是我，什麼

會長不會長，叫我老廉就行。」太天看他的熱乎勁，心裏真痛快，掏出旱烟袋請「同志」，吸一袋吧！」老廉也掏出烟袋來吸。他們知道駱駝被毛老這嚇的半死，一定不敢來了，就不等了。二麻子說徐家巷子裏盡是四臭肉的老佃戶，都是溜溝子乎乎的，長鼻子也在那裏住，他們見了東家都像小鬼見閻王，一點兒骨氣沒有，「死狗掀不上牆頭去」，什麼事都不能找他們，他說：「雞好架鴨子可不好架！」

老廉慢慢的說：「大家都是些窮人，徐家巷子也都是種地戶子，都是受壓迫的，死心溜溝子的頂多一兩個，旁的人都是怕不溜溜就種不着地，比方給東家送禮吧，誰個心裏不心疼，我知道那個駱駝嫂子公司裏就撒下一隻下蛋的老母雞，八月節送了節禮，回家還哭了一場嘔！」老廉接着說到當佃戶的那些苦處，話說到大家心裏去，聽的怪起勁。老廉又把話頭轉到四臭肉要留地的事，大家的心都怦怦的跳，瞪着眼眼跟着老廉。老廉提高了嗓子說：「就不興他隨便留地！」像打鐘一樣，一字一字都聽得清楚，大家心裏莫明其妙這個道理。老明白說：「從古至今是窮靠富，富靠天，地是人家的，給咱種是面子，不給咱種咱好怎麼辦？」老廉說：「我說從古至今都是富靠窮，窮靠幹，你們說普天世下什麼好東西，不都是咱力氣換出來的呀！這一湖麥子要不是咱出力，再好的地，也長不出一根莊稼毛來。用着咱，就把咱富牲口使着，不用咱，就不願咱死活，把咱

一脚踢出去，天下就有這種不講理的事，今天可不興了！」大家都點了點頭。老明白摸摸他的黃鬍子說：「可是咱命不好呀！」老廉笑道：「命，天，都是財主們胡謔的呀！你們聽說，幾時天給過人一畝地？地還是人力開的荒；幾時天給過人一碗糧食？糧食也還是人的工夫換的，說鮮主「命好」，也不是他娘肚子裏生下來的百十頃地。不錯，是做官掙的，是放利錢掙的，還不是「殺不得窮人致不了富」嗎？與其說咱是窮「命」，倒不如說咱大家夥頭腦還沒轉過來。自己一滴血一滴汗掙的營生，白白的給人家去享福，自己吃糠嚥菜，難道咱自己下力掙的白麵，還怕蒸不出饅頭來？說來說去還是咱受人家攏了，談起來，這真叫做千古奇冤哪！」句句話打動他們的心，太天想把他的心事呱呱吐出來，又想到「不要弄得事不成，連累家小，看他雷是打開了，雨還不知下的怎末樣？」他問道：「咱們還真有翻身的一天嗎？」老廉說：「還假嗎？只要大家夥一條心，先減租，訂好合同，慢慢的日子就能過好了。」老明白說：「這就靠同志辦了，咱是人家怎樣嚼怎樣，」老廉就對着他們心裏的問題，一個個的給他們解釋，向他們又調查了許多關於四奶奶和毛老道的事兒。

第二天白天，叫他們找那些好佃戶，一人找三人，把這些事兒囑給他們聽。第二天晚上，來了八個，第三天晚上來了十八九個，第四天晚上來了三十四個，長鼻子牽了四鼻肉命令裝模做樣

的也在裏邊，他見了老廉，老遠的就立正躬腰，老廉一進屋，他就端板凳，老廉掏烟袋，他就點着火，老廉一咳嗽，他就去倒茶，老廉笑了，他就打哈哈，老廉一生氣，他就哼幾哼，甜言蜜語的說了不少好話。

晚上開會，長鼻子跟徐家巷子的佃戶坐在一起，徐家巷子的佃戶都像木雕神一樣，不敢吭氣，一動不敢動，連吸煙都不敢打火石。別的巷子的佃戶，也都不敢說話，只有二麻子嗷嗷的叫喚，太天還敢說兩句。老廉的話，打動了不少人的心，給每家佃戶也都算出來該退多少糧，這些人在會上都報名成立佃戶退租會，選了五個委員是二麻子、王皮匠、老明白、盧鶴林和張太天。除了太天之外，都是嘴上長毛的，王皮匠是瘦長個子，黃臉，滿是皺紋，家裏指地無有，靠佃戶吃糧，還操持個皮匠手藝，光棍子，是太平莊窮人裏的諸葛亮，識兩個字，說起話來伶牙利齒，他平常專門會講王家門裏的醜事。老明白是個老好人，好年成，吃半年的糠，日子能混過去，他一向是抱定「窮人不和富人鬥」的主張，明白就明白在「不吃虧」上。盧鶴林是個苦老頭，七十多歲，花鬍子，種地還管乎，壯得像老牛。當了八輩子佃戶，一家人給四臭肉坑的斷子絕孫，他心橫了，報仇的胆子像賭博一樣大。二麻子當會長，分了七個小組，小組長是委員兼，另外兩個小組長，一個是大個子，小牛犢似的青年，胸上倒長了一撮黑毛。一個是徐家巷子的組長，因為黃

有一個人敢不選長鼻子。選完了之後，就散會了。

七、前樓院香酥瓜賣嘴

佃戶退租會成立後，二麻子一夜沒睡覺，夢見四臭肉家的糧食，一摺子一摺子往自家裏淌。天不亮他就起來了，招呼他的會員，把四臭肉的種地戶子都找在王家園子西門外場上聚齊。大家帶口袋，到四臭肉家去要糧食，批合同，連着熱鬧的一共到了一百多人，徐家巷子一個沒有敢來，只有駱駝是被二麻子拖來的。只聽那二麻子喊着：「今兒到前樓院減租要糧去喇！還要批約，不興他再留咱地了！」老廉一早就出發了，老張和老邵剛起來，還不知怎麼一回事，連忙跑過去跟二麻子說：「今天要糧食怕不行喇，咱自己還沒攪好喇！」二麻子和太天都說：「大夥兒勁兒都挺大，行，行！」二麻子大拍胸口說：「就得先攪四臭肉，一技不搖，百技不動！」老張看着一百多人勁兒真不小，還是說：「怕見了東家面就不行了吧！你們趕緊把小組長分配好，每個會員要帶一個人，前面你領着，太天在後面押隊，去就去吧！向四臭肉當面提出來也好。」二麻子跳起來罵道：「誰他媽的不進樓院門，就是大團女養的！」

人們還圍着。

這亂七八糟的一大堆人，湧到了樓院門口，在路上老明白剗拉的一幫人就留了，二麻子楞住了，回頭一看，人少了好些，都站住了腳，沒有一個往前走的，太太在後邊推也推不動。二麻子腿也發軟了，汗珠子直滴，一橫心，喊着：『媽的比，騎上老虎還想下來嗎？要想還吃泥羅狗，就不要嫌乎鳥了騎。』

三四十個人走到二門口，實在沒有人敢進了。

四臭肉天天有長鼻子報告，早就知道這幾天盡開夜貓子會，沒有好事兒，還想不到事情就出在今天早晨，這麼多人擁上大門口，從古至今沒有這樣荒唐，他到嚇了一大跳。他的太太香騷瓜聽說如此，早氣的大眼圓睜，掃帚倒豎，提起了銀嘴黑桿的長烟袋，不等四臭肉說話，就喊着：『讓老娘出去瞧瞧，』就拉巴拉巴的直奔二門去了。

只聽得那二門『格查』一聲響，一陣香味直噴過來，衆人們心知不妙，只看那香騷瓜滿臉橫肉，咬牙瞪眼，氣的嘩嘩的，晃着那長煙袋走出門來。嚇的衆人們不敢進不敢出，二麻子也像木頭人一樣，心裏想好了的話，也不知從那兒說起了，路駝這一幫，只恨地裏沒有縫鑽，不少人們背過身子，怕被四奶奶認出，太太臉氣得發白，低下頭，咬着牙……。

只聽那香鬚瓜咳嗽咳嗽的冷笑了半天，笑得人人打寒噤，她那大烟袋向着衆人一擺，又哼了一聲，說道：「今天我也不是你們的四奶奶了，主奴都不要分了啊！我棋院的大門成了你們的集市了，當東家的要喊你們老爺爺了，今天是你們的天下。二麻子呀！不，我這個老女人放屁，你是俺二爺，二爺，我該打嘴打嘴。」她把烟袋用左手拿着，舉起右手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官粉一塊塊直掉，他接着安然的說：「二爺當官當長，快發財發福了，該娶個老伴兒吧？官兒還能斷子絕孫嗎？官長還能指地無有嗎？官兒用不着靠咱小民吃飯了！官兒也不必住咱小民的那間破草屋了！……」說得那二麻子背上流了大汗，半天說不出話來。

老邵在門外邊早急壞了，想進去門爭香鬚瓜一頓，老張拉住他胳膊不讓他進去。叫他把人後邊的張太太拉出來談了談，叫太太擠到前邊去，搗搗二麻子的背，二麻子才上前陪笑了一聲，慌慌縮縮的說：「嘿，四奶奶，咱們是沒有啥，這是上邊的命令，工作同志說不減不行，咱要不到你老人家門上來，也得砍腦袋呀！工作同志還說，要……什麼……批約，……說什麼五年不興留地了……。」那香鬚瓜冷笑一聲，截住了二麻子的話頭說：「俺當東家的地，都由你們當佃戶的做主，俺不當家！好嘞，咱們老夥計什麼不好說，減租、好說，一粒糧食也少不了你們，過兩天叫掌櫃來賣地，這兩年當東家的窮的這個樣兒、長眼的還看不見！再過兩年，俺也要

當種地戶子了。批約，好說，五年，五百年都行，等過些日子，鰲樓院分好家，一份一份的批吧！好，你們這就要發財了，走，趕運了，我姓王的這個宅子，誰要，我就準給誰！」她賣弄起「渾身都是嘴」的本領，滔滔滔滔的說得人們魂飛天外。她說她那年那月給誰家一件破褂子，那年那月給誰家兩碗糧食，那年那月借過行利錢「救過誰家的命」，那年那月本該不給誰地種，是看誰家可憐才「發的慈悲」，那年那月把丫環嫁給誰當老婆……她講不盡她的「恩德」，她的「好心」，她的「慈悲」，越講越有勁，呱呱呱呱的，有甜有酸有苦有辣，講得衆人們頭都不敢抬，一氣不吭。

她歇了一口氣，突然「哦」一聲，想起了自己站着太累，她太不合身份了，於是叫喚她的小丫頭：「貓眉，給你四奶奶搬個椅子來！這半天把你四奶奶累壞了！」

她屢了一口氣，腳起她的大頸袋，嚇慌了的駱駝，心裏邊也是酸甜苦辣，連忙轉過身，打着火，恭恭敬敬的說：「四奶奶，俺給你老人家點火吧！」香菸瓜吸着了旱煙，古弄着嘴，噴出煙，臉對着駱駝，格格的笑著說：「四奶奶早就看清是你了，徐駱駝，你背過臉去，誰還看不清你背上背的一口鍋膽。」嚇得那駱駝轉了腿肚子，「四奶奶四奶奶」的說不出話來了。香菸瓜平常就知道這一手就是怕「嚇唬」，她從鼻孔裏噴了一口氣，說道：「是人是鬼都敢往俺門上跑

，想要俺前樓院的難看？俺姓王的這幾畝地，大概你們早種够了，嘿，不知喝的那家迷魂湯，還沒清醒過來，祖宗八輩子吃誰家飯也忘了嗎？人家叫你來，你就來，你的腿不是長在自己身上嗎？好吧，你聽誰的話，你就叫誰養你一輩子吧？」嚇得駱駝連忙磕頭如搗蒜，四奶奶才哈哈的笑了，說道：『起來吧，起來吧，你四奶奶還能跟小人一般見識嗎？你們混蛋，我還得看你老輩子的面子，你們沒長心肝，我還能叫你們老婆孩子一大家出去逃荒嗎？家裏沒有糧食吃，我四奶奶還要給你一碗兩碗的啦！』

鐵眉把一把楠木椅子搬來了，香騷瓜這個胖屁股往上一坐，吸了一袋旱烟，大腿到二腿上一搓，旱烟袋又拿起來一擺，大家的心又怦怦的跳，不知又輪到誰的頭上了。她說道：『留地，好人的地俺從來不留，留也只留偷雞摸狗的霧種，那些沒長人心肝，不好生種地，不平心分籽粒的，不與留，就不與吧，嘿，不與留地，還不與咱興地賣地嗎？好事那有那麼多，批約就好欺負東家了嗎？俺前樓院這份家業也不是好掙的，誰不知道老太爺和四老爺敗了家，撤下來只有十拉頃地，不是我四奶奶來這二十多年，省吃省穿，拿着鍋匙堵住缺口，放行利錢，到了這個樣子，是容易的事兒嗎？……』她又滔滔不絕的講起來了，她誇她的能幹，她的勤儉，她的福大命好，她的苦處，她的難處，她發的財，受的罪，講到她在家裏受的氣：四老爺昏庸，小婆子惡毒，用

人們無用，小丫環淘氣，一直請到她胖，她嚇，她沒有生孩子……說着說着她會突然刺人一句，帶人一句，挖苦人一句，罵人一句，高起興來哈哈大笑一陣，指着一個佃戶罵一陣，她沒有把這些人看成是人，好像都是牽在她手裏的帶着籠頭的牲口。天已經是小半晌午了，她實在累壞了，說得口乾舌燥，自己也不願意再說了，她又擺了擺長煙袋，向衆人們慢騰騰的說：「沒有事了嗎？是嗎，老夥計們什麼事不好商量，沒有事就都回去吧！」她轉過身來，懶洋洋的伸了個懶腰，自言自語說：「可把四奶奶累壞了！」屁股一扭一扭的往回走。嘴裏咕里咕嚕還在說：「可別給人家當炮子兒打，撮弄小鬼上吊，弄的你上不上，下不下，看你八路爹能養活你一輩子……」

香騷瓜這一頓話說得大家哭不得笑不得，背着空口袋，垂頭喪氣的一哄出了門，太天氣得咬碎了牙，大個子出了大門就亂躁腳，李二低着頭恨得心如火燒，盧鶴林眼珠快迸出來了，王皮匠出門喘口氣，連說：「厲害，厲害」，駱駝擦擦頭上的汗珠，肩上像放下一塊大石頭，走了幾步遠，回頭看看沒有人，小聲小氣的說道：「人窮就是沒有理，窮人都死光了就好了。」

老張和老邵也都氣得亂躁腳，老邵的肚子真氣炸了，一跳就跳進了門，指着香騷瓜屁股後邊，破口大罵：「看你這個騷里騷氣，騷瓜樣子，你渾身都是嘴，也得叫你滅租！」衆人們看着老

都氣呼呼的舉着拳頭，像要一口吞了香鬚瓜。十多個人跟了進來，連忙拉住老邵，老張也過來勸老邵先回去再講。

香鬚瓜早氣得臉色發青，連忙往地下一坐，打開頭髮，披頭散髮，舉起兩手，往地下一拍一拍的囔囔大哭起來：『大白天裏，你八路領人想來搶劫喲！』

衆人總算是出了一口氣。

二麻子早就氣跑了，臉上的麻子氣青了，一出了王家園子，大拍胸脯，跳起來就罵大衙：『咱太平莊都是些血齷種，抱粗腿，舐腚眼的，混蛋，死狗撮不上牆頭去！見了東家面，自己都上了高墩，就把我二麻子撇在水裏，叫我到開油鍋裏摸錢，鍋底下拾紅磚頭，算我二麻子倒霉，人鄭給我一個人得罪了！』他越罵越發火，跳起來拍着腚直叫：『我二麻子要是再出頭幹事，就是個混賬王八蛋！』

八、毀皮鞭鬥爭毛老道

人都散了。老張、老邵、太乙、李二、大個子、王皮匠和盧鶴林走在後邊。

老廉回來了，知道這個事，趕忙跑來瞧瞧，迎頭正碰見他們。問道：「怎麼樣？」太天知道事情沒辦成，低頭「嘿」了一聲，心裏恨自己蠢種，見了香騷瓜氣喘得渾身發抖，恨不得一拳揍死他，一口吞了他，話梗在嗓子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當時氣得眼睛發黑，身子發木，自己不會指使自己，一點能耐沒有了。別的人也更垂頭喪氣了。

李二把前後情形講了一遍，大家都埋怨太天不該去，老張也說「不應該去」，又批評老邵一頓是包辦代替，老邵氣得直跳，要馬上再去鬥四臭肉一傢伙，太天心裏想：「你們站着說話不腰痛」，一氣兒不吭了。

老廉熱乎乎的拉着太天的手說：「不礙，已經攪就攪了。也不是一點好處沒有，大夥有眼都可見，四臭肉、香騷瓜不是摸不得的玩意，他也不敢不應承咱們。可是咱自己還沒攪好，莽莽撞撞的打草驚了蛇。攪好了，就一定能制得了他；跟四臭肉這樣的傢伙，好說話，不行，說不出話來，更辦不了事，他就是個爛蠟燭的——不點不亮，不打不拉屎的傢伙！」老張臉紅了，老邵還是氣古古的，太天感動的鼻子酸酸的，他想到自己「無用」，父親的冤仇不知那天才能報？他抓緊老廉的手說：「廉同志，還是同志們給咱辦吧！你們講一句，比咱講一百句還管乎，咱莊戶人笨的都像狗 熊一樣！」組長們都說「對喲」。

老廉笑了，說：「咱不也是莊戶人嗎？誰敢說咱笨。太天哥，你笨嗎？你心裏比誰都明白，人窮志不窮啊，還不是財主壞蛋壓在頭頂上，老婆孩子拖着，自己不笨也不行，不笨，小鍋就給你揭出去了，翻眼不給地種！」老廉一句話一句話，就像一根針一根針的戳在太天心裏。他又說下去：幾千年囉，祖祖輩輩受人氣，見了財主，氣憋在心裏說不出來，我可知道這個味兒，叫我拿刀宰了他，倒不怕抵命，可是見了東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太天，我是知道你心裏的味兒，你一天也沒有忘了張大爺是怎麼死的，他臨死囑咐你什麼話。」

張太天眼裏汪着淚，他像小黃牛一樣跳起來，深深的從胸中吐出一聲悶氣，雙手拉住老廉胳膊說：「撕破臉，裂吧！我跟這塊老臭肉拚了！」老廉說：「一兩個人不頂事，還要把大夥兒組織好，才能管乎，這回就是吃的沒組織的虧。想一想，你一個人要報仇，一二十年了，仇也沒報了，我看再過三十年，一個人還是報不了。大家好好的動員會員，動員種地戶子。跟他們講講這些道理，我再跟二麻子這些人拉拉，今晚開一個檢討大會。」說罷，大家才回去吃飯。

這一天，可把這幾個人忙壞了，太天東頭跑到西頭，南頭跑到北頭，鞋底都跑穿了，大個子到處咋咋呼呼，嗓子喊啞了，王皮匠他們幾天集中力量到徐家巷子，一家一家的說服他們。

晚上，檢討大會到了一百五十多人，會場主亂嘈嘈的，人們都埋怨旁人不好。太天、大個子

和盧鶴林先一人愷了一段，都說出自己當時心裏的味兒，講不出話來是竊種。二麻子還是氣呼呼的罵了別人一頓，自己死也不肯當會長了。老明白瞪在一旁不吭氣，長鼻子只說：「俺不行，當不了這個組長，今早晨走親戚……」可把李二氣急了，指着長鼻子罵說：「你別武大郎的襪子『裝蒜』了，誰不知道你長鼻子蘇東家漏瘡，把鼻子染紅了，天天報告，天天跟毛老道開會，真漢奸！」李二沒說完，大家吵起來：「反對抵牾眼！」「俺佃戶會不要他！」「揍他！」有的就湧上來要動手，同志們叫大家不要吵，同意趕走他，長鼻子急得滿臉通紅，抱着頭竄了。

老明白和駱駝也嚇得沒處鑽了，老明白跪到工作同志面前直磕頭，老廉拉起他，叫他有話就向大家說，不要緊，老明白說話直打顫：「我老糊塗也去開了毛老道的會，破過壞，今早晨自己溜了，還拖了好幾個人……」下邊又亂吵起來，嚇得老明白鑽到老廉後面去了。老廉對大夥說：「他是上了人家的當，自己也是窮漢，是被毛老道這個壞蛋，拿鞭子嚇他，又花言巧語哄他，他才轉了向，只要他真明白過來，還是我們的好會員，要是咱們都趕走他們，那倒上了毛老道的當。」大家才平靜下來了。

給牙利齒的王皮匠，把剛學會的減租算賬的道理，又向大眾講了一遍，大家心裏都透自，當時加入佃戶會的一共一百二十口子，四家約三十四家佃戶，只有四家沒加入，委員重選了，是本

天、李二、大個子、王皮匠和盧鶴林，二麻子只願意當一個會員。

老廉接着講話說：「咱莊沒攪好」，不怪大家，倒是我領導的不好，頭兩天，咱們上了毛老道的當，農會長隨便選上楊大啦，又給四臭肉收買了。和四臭肉講理，要講那幾檔子事，怎麼辦法，也沒有好生討論討論，當然攪不好，這回咱們提出幾條，大夥兒補充，一檔兒是減租，限兩天期，糧食要給齊，承認破壞減租是錯誤；第二檔是批五年約，三天內辦齊，承認無理留地「揭出小鍋」不對；第三檔是不準打清工，不準要送禮，過去的不跟他算賬，可是不準他不給房子住；第四檔是不準打人、細人，過去打的人要賠禮，霸佔的土地要退回原主，逼死的人命要交政府辦。大家還有什麼要說要辦的嗎？」大個子說：「我提一條子，要叫四臭肉給李二家的狗墳平了，請吹手，替李大爺張大爺這些冤魂們披麻帶孝當孝子！」大家噉噉的叫着「贊成！」喊聲響要把屋震塌了。心都像火一樣燒了。

老廉接着說：「唐莊、喬莊和邵莊都是四臭肉的佃戶莊，他們的退租會也古弄好了，大家聯合起來幹，開個大會講理算賬。你們要是贊成的話，就選兩個講理委員會的委員」。大家齊聲贊成太天和王皮匠當委員。

老廉正說着：「還有嗎？」忽聽得屋裏大吵大嚷起來，喊着「速住！速住！」人一哄跑出去。

了，不一會，大個子一夥十多個人，倒拖着一個黑胖子來了，你一拳我一腳，揍得那傢伙像殺豬一樣的直叫，駱駝連忙吹熄了屋裏的燈，也跑到門口去踢那傢伙的頭，拳打腳踢的人更多了，老邵也跑過去狠狠的揍了幾拳，直聽那傢伙哭着叫道：「老廉，老張，救救我毛老道的狗命哪！」老張要求攔住羣衆，老廉說「等一會，」聽毛老道叫聲真難聽了，不像裝腔了，老廉掌火點上燈，打人的散了不少。滿臉是血的毛老道，看見了老廉，更搭拉耷頭，一哼一哼的裝死樣，咳嗽的說：「廉會長，毛老道給人打死了，你該做個證人。」老廉說：「你自作自受，吃屎回過味來，也該想想當初揍人的滋味，我不做你這個證人。」

老廉招呼大夥兒不再揍，說：「揍這頑意幹啥？他今兒送上門正好，誰受過他氣的，跟他評評道理。」大家氣兒都怪足。

二麻子又硬起來了，指着毛老道的斜眼罵道：「你眼斜心不正，當初一日非賴我偷林林頭，拿起鞭子就抽，要攆我二麻子出太平莊，把我在外邊闖了大半輩子，撒下的千把塊錢，都給踢踐了，你有人心嗎？想不到也有今天喇，我早想宰了你，嘗嘗你的肉是什麼味兒。」屋裏差不多的，都給他細過，打過，罰過，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十多個人，駱駝家的小柱兒接着說：「毛老道啊！這三年咱窮人連拾麥子你也不讓了，不管咱在那一湖裏拾的，只要你一看到，就抱到你的

場上去，你也太克苦窮人了！」太天睜着三角眼說：「受你的氣也到頭了，你不讓窮人活了，記得吧，前年大荒年，俺窮人們剝榆樹皮吃，你把樹皮上都塗上屎，還帶着四棵槍，誰剝就抓誰。抓去你就吊起來，打得半死，你自己評評你是不是狼心狗肺！」屋裏大家喊起來：「打死這個毛猴子！」喊聲像一座泰山壓在毛老道頂上，嚇的他抱着毛頭，圍起身，活像一隻死吧狗。只聽見東頭開店的又提出他吃東西不給錢，查店，住一個客要兩個燒餅，要他包賠這些冤枉錢。又有人提出他霸佔唐莊徐保之的老婆當小婆子，人家肚子裏還帶着孩子，老不要臉的，說是自己的，一定要他明天送回唐莊，讓人家骨肉團圓。又有人提出取消他看青的青糧，又有提出要毀掉他的鞭子，當場人都哄動了。

大個子馬上抱奮勇，跑到他家裏去取皮鞭。

毛老道就像燒成一堆灰，心也灰了，他想：「一切都完了，家財、老婆、孩子……一切都完了！」他啾啾的哭喪着臉說：「我毛老道一輩子沒做過好事，今天算是報應。我也是當的人家一隻狗！吃人家飯，替人家辦事，十個死也不多，求你們可憐可憐我，什麼都行，本莊事本莊了，千萬別送我到縣政府就行！」他只怕一條，怕送到民主政府判罪槍斃。

毛老道的鞭子拿來了，大家噉噉的叫起來，仇恨心又燒了起來，張太天跳到棹子上，舉起鞭

子，臉急的像猪肝一樣，咬着牙，睜着三角眼，他把鞭子向空中一摔，「比呀」一聲響，屋裏人汗毛都豎起來了，毛老道以為是槍斃了，嚇出一身冷汗，像一把鼻涕一樣攤在地下。太天的聲音像鐘一樣的宏亮：「咱們不是老鼠喇！睜睜眼看看，都是跟你一樣有鼻有眼的人！今天咱就要受你的鞭子了！」拿起一坩剪子，把皮條剪的稀稀碎碎，剩下的把棍子，太天拿着跳下地，一脚披折了，扔到柴火堆裏，燒起來了，大家喊「好」的聲音震人耳朵，有的跳起來了，有的吹起口哨，有的亂罵亂叫，有的朝毛老道身上吐痰，毛老道像一個糞蛆伏在地下抖動着。

半夜才散會，老張感動得唱起歌來，日記本上寫着：「我的心震動了，我第一次為羣衆流淚了，哦！偉大的羣衆力量喇！」

九、平狗墳太平莊晴天

太天好幾天沒睡覺，眼都熬紅了，東頭走到西頭，西頭又走到東頭，人人見了面，連大門裏主家都叫了「二叔」，窮漢們見面，心里有說不出的味兒，一會兒來一個，說「俺還有一條」，「俺還有一條」，一夥夥的交頭接耳，心急呼呼的，自衛團不黑天就站上崗，洋號吹得嗚嗚的。

四臭肉聽到風聲不好，急得狗比裏抹蒜，毛老道不來了，楊大啦不來了，長鼻子不來了，王家門裏也不來了，真像是一隻蟹。他急中生智，叫他三老婆陳姐，陪何掌櫃兒子何成祥睡覺，托何成祥趕緊辦好兩樁事。一樁是找我李二，只要他不記前仇，情願把二闺女許配給他。一樁是找我長鼻子，叫他捎信給團長五爺，趕快請皇軍來討伐討伐。

何成祥一出門，看見莊戶孫，見面不招呼「何二叔」，有的還惡狠狠的瞪着眼，他心裏想：「真造反了！他媽的。」懷裏揣着四臭肉的信，醋乎乎的，低着頭，快步走到李二家。見面客客氣氣的說：「李二哥在家嗎？」李二正吃晚飯，知道不是好事，冷笑一聲說：「何二叔是貴人，怎上咱窮人門上來？」何成祥坐在小凳上，抽着煙捲兒，甜莫索臉說道：「是給你道喜來的。」李二嘿了一聲：「俺姓李的門上，從來就沒喜。」何成祥說了一陣閒話，然後才歸正傳說：「俺四老爺，說把二小姐許給你，你可走紅運了，姑老爺，搬到樓院住，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出去坐馬車，家裏還有人侍候着，將來我何老二見你，也得打躬作揖。」李二從鼻子裏嗤了一口氣：「哄鬼，我李二前世沒修這個福。疥蛤蟆不想吃天鰲肉。」何二也生了一付老鼠眼，一眯一眯的，鼻子上冒汗，指手劃腳的說：「這是真事，四老爺說，看個好日子，就下紅貼，你要什麼時候娶，就什麼時候娶，令晚上送來都行，只要你不記前仇，不跟幾教台上就這樁事。」他一面

說，一面手指着院子裏狗墳。李二一看那佔了半個院子的大墳，心更酸了，嘆氣不作聲。

何二又談起來：『四老爺說：樓院的家財，還有你一份……』正說間，狗墳後邊跑出三顆槍，領頭的是太天，指着何二臉罵道：『早知你來不是好玩意，跟着你進門，聽你放一陣臭屁，哄鬼也不信，咱窮人不希求這個。李二，不理他，咱們開會去！』

何二又眯一陣眼跑了。想找長鼻子，長鼻子躲了，去找毛老道，毛老道的老婆關門不見，嘟嘟囔囔的說：『你們還坑的他輕哪，想再送他命嗎？』何二垂頭喪氣的回去了。

四臭肉真急死了，皺起眉頭，又生了一計，叫何成祥夜裏再外去一趟：『找人抬壽木，說我快死了，替我穿壽衣，把我停在堂屋正中，家裏準備辦喪事，對種地戶子說：『你們鬧，把東家氣的快斷氣了！』』老實的，就嚇他一傢伙，說：『五老爺回家，能不報仇嗎？總有晴天那天啦。』誰知小丫頭畫眉，連忙跑到委員會上，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太天。太天連忙告訴各組長，各組長告訴每一組員，說：『今夜裏四臭肉裝死，何二要叫人抬棺材，一個人也不準去！』果然，半夜裏，何二到處找人抬棺材，人人都發笑，沒一個去的。

大家的心，像火燒一樣急，盼着天快明，好開大會。發言的小組，也都編好了。

天不亮，前樓院大門上，貼上了白紙，一家人哭的聲音，全莊都聽見。

大家夥早吃飯，敲鑼集合，十多個莊成成千成萬的人，都來聚齊了。人黑壓壓的一片，擠滿了南場。

太天被擁上大桌子，臉燒得發紫光，心像是被人掏走了，剛上桌子，腿還有些打顫顫，頭哄哄的，好像是聯着人羣，一齊飛上天了，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舉起粗大的胳膊，向天上一揮，「噉——」拖長了直叫一聲，幾千幾萬個頭抬起來，眼睛瞠着他，吵聲靜下了，心跳得要迸出胸膛，話順着嘴淌，聲音像敲鐘一樣震動人心：「晴天了，今天到咱翻身的一天了！四臭肉，祖祖輩輩攏咱，喝咱，吃咱肉，今兒要跟他講理算賬了！他裝死，嘿，就是真死，也要算這筆賬呀！」

一千一萬條胳膊舉起來，喊聲震動天地：「把攏咱的血汗糧還咱。眼還眼，牙還牙，血還血，肉還肉！明年雨頭春，糧食貴如金，少給一粒糧也不行！」

太天從棹上跳下來，喊着：「跟着咱走，一莊一莊的，一組一組的，一人一人的，不要亂，幹吧，一枝不搖，百枝不動，窮幫窮，不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子，也一齊幹，明天也要幫你們，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裂了吧，翻身要靠自己動彈啦！」他走在前頭，揚着拳頭喊：「要想吃泥羅狗，就不怕烏了嘴！」

隊伍結成了，在太平莊轉遊了一圈，口號一陣一陣的呼，直震得莊子亂「活套」。

太天領着人羣，沖進前樓院大門，一直湧到後堂屋，那些頂着白頭布，捏着鼻子哭喪的娘兒，都躲到屋裏去了，只剩下香隣瓜還在那裏，撻着胸，拍着地，像黃牛一樣的哭着：「我的苦命的天呵……」他啦呀後音，拖一口氣，「嗚」的一聲真傷心，用人們也頂着白帽子，看見人湧來，臉朝外笑起來了。

四鼻肉躺在鋪床上，嚇得直抖索，蒙臉紙沙拉沙拉的響，床也在格支格支的動，太天沖過去，掀起了紙，才把他嚇得坐起來，混身像篩糠一樣直抖索，緊閉着眼睛，好像是上殺場一樣害怕了。

內內外外人聲吵着、喊着、笑着、叫着、罵着、吹着口哨，馬上一片粗大的喊聲：「四鼻肉活了」「裝死」「混蛋！」，把四鼻肉弄炸了。他心裏想：「還會落到八路手裏，完了！完了」。偷偷睜開眼，一看沒一個八路，盡都是種地戶子，都是「要買他骨頭還得添幾塊肉」的老鼠，胆又壯了幾分，咳嗽了幾聲，身子活靈活活的幌了幾幌，想擺出四老爺的「威風」，那知一個人沒鎖住，還是嗷嗷的叫。他又擺出用文明棍打人的架子，也沒一個人怕，他就撒起京腔罵一段：「混賬王八蛋，瘋了，大天白日，敢來四老爺家裏綁票……」話還沒說完，鋪床被人抬起來，人懸在空中，心「怦怦」的真難受，慌忙的用手扒住床頭，一幌一歪的被抬出門，一看院子裏人，盡

是些「靠王家吃飯的孫種」，他喊着：「人要憑個良心，養你們幾輩子，就沒人給我點面子呀」。

人羣喊聲震動天地：「富靠窮，窮靠幹！」「不是窮靠富，富靠天！」四臭肉才嚇「明白」了，知道這一幫窮爺們今兒是拚命跟他幹了，只好直腿直腳的聽他們擺佈。

四臭肉被拖到了南場，會場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迎面一張紅標語，上面寫着大黑字：「晴天了！窮人要翻身了！」，像一把刀子，戳進他的心，他看見成千成萬的人，一排排的坐在地下，眼裏邊都露出兇光，他想：「一人一口唾沫，就够淹死我王四的了。」太天，王皮匠，李二……這些死對頭，都坐在正中棹子後邊，他的心墜下地了，向南合着掌，喃喃禱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今天能保我王四渡過這關，我一定賣十頃地，修廟吃齋，重修你的金身！」

「阿彌陀佛」沒有來得到，人聲慢慢的靜了，只見太天站上台，話講得像鐵錘一樣，一錘一錘打着他的頭頂。『……………今天興咱說話了，咱祖祖輩輩，啞吧吃黃連，苦處在心裏，今兒都興說了。誰有苦處都要說！』

王皮匠說話了，他摸着鬍子，皺起眉頭，慢騰騰的說得頭頭是理，他說：「興咱說話咱就說，咱們替老爺門上出牛力，一輩子，兩輩子，有的十拉輩子，還是鞋地無有，一年不够三月吃，

就是當牛，一年到頭也該餵草餵料。你王四爺，對咱剝削太兇了，算算看，俺這湖裏地，一畝打二百斤麥子，種子是咱出，就是二升，五百斤糞，就打一升糧合算，耕種耙扯起來，算一個工，也打上一升，割打揚場到分場，一畝地得三升糧食攪裏，牲口只算一升料，一百斤草（折半升），俺種你一畝地，零碎工夫不打上，本錢就得九升多，你一分就一百斤，咱除了本，只撒下七八斤糧食，還非要吃你分子糧，再使你的利錢，窮人怎能喘過氣來？減租，一百斤，只要你拿出二十五斤，你還有七十五斤，俺除去本，不過只撒下三四十斤，不過多喝兩碗糊塗。你這破壞，那收買，又裝瘋，又裝死，到底爲的那條？你不是中國人嗎？你沒有人心肝嗎？」說得四臭肉啞口無言，低頭說：「我認錯，認錯！保管過幾天賣地給糧。」太天馬上問大家：「他有沒有糧食喫？」大夥說：「有！」太天問：「在那裏？知道的都說。」大個子站起來，喊道：「他後堂屋，夾壁牆裏間盡是麥子，是我領人挑的！」小柱兒喊着：「存在我家的，有七八口袋嚨！」一個一個的都喊了。四臭肉又低下頭不吭氣，只好捏着鼻子答應：「明天早飯後開倉。」批約、不留地、不出差，都答應辦。

到了讓大家訴苦的時候，四臭肉才嚇掉了魂，腿發軟，站不住了，像狗屎一樣攤在地下。

一個接着一個說，一個搶着一個說，人人都快咬碎了牙，瞪裂了眼角。苦老頭盧鶴林講話的

時候，渾身都抖了，眼睛紅了，青筋暴暴的，臉上皺紋皺得更難看，他指着四臭肉說：『我盧大當了你七輩子個戶，可被你坑的斷子絕孫了。咱媳子生了一個妮兒，五花蛇找她去當奶媽，小妮兒折磨死了，大前年，咱兒媳又生一個男孩，你四老爺又逼着替你當奶媽，俺兒媳死抱着孩子不放，你這個狠心的人，叫毛老道那一幫子，把她綁去，從懷裏奪過孩子，摔到院子裏，這個出世才半月的孩子，當天就驚風死了，孩子她媽聽說死了自己心肝，哭了一天一夜，你四老爺還用鞭子抽她，逼的她跳井死了，我那孩子脾氣暴，他跳到你門上，去找自己老婆的屍首，可把你四老爺氣瘋了，打得我孩子肉綻骨折，抬回家來，打傷了五臟，又驚又氣，病了半年也死了。我的天！我盧大被你害得好苦啊！那時，我的心碎了，我哭不出眼淚來了，我還跑到你府上，去磕頭，謝謝你，給我兩個孩子，都算了一口薄盞，我嘴上說：『窮人死了，比活着強啊！是他們的命苦，是命中注定的事啊！』我心裏想：『我總有一天要剝你的皮，吃你的肉！』我的四老爺啊！我還想不到你今天就變成了個出雄扁。我……』盧大哭出聲來，話硬得說不出了，他手抖抖的指着四臭肉，感動了不少人，流下了眼淚。大家齊聲喊出口號：『要報仇啊！』拳頭都捏得緊緊的。

你一言，我一語，到駱駝嫂要說話的時候，從一堆婦女裏，忽然跑出來一個老媽媽，披頭散髮，滿臉鼻涕眼淚，她手拿針錐，直奔台前，湧起了一大夥人，轟轟的亂了會場，原來是一

個被四臭肉逼死丈夫，捨嫁了的寡婦，哭哭啼啼的喊着：「還俺死鬼的命來！」要和四臭肉拚命，人羣紛紛的亂了。太天咋呼着，叫大家不用亂，宣佈：「馬上祭冤魂，平狗坟！」

大家七手八脚，替四臭肉戴上孝帽，穿上孝衣，披上麻，拿過哭喪杖給他拖着，大個子和李二架着也，一直擁到西官地裏。你看那一片荒地，坟塋像是一個一個小饅頭，窮人的骨頭，被野狗拖得四零五散。人們像潮水一樣擁來了。

在冤魂們的坟上，四臭肉磕起頭來，還嗚嗚的哭了兩聲，點着了燒紙，火苗燒着了荒地的茅草，「晴天了」「晴天了」的口號，震人耳朵，駱駝在四臭肉的背後，小聲說：「四老爺要買俺骨頭嗎？俺還要添上幾塊肉哩！」

一會兒，李家巷子人山人海，扛紼扛輓的漢子有百十口子，院子裏密密層層的人，人人裂着嘴笑，心裏從來沒有這麼痛快，你一蹶我一蹶，碰倒了石碑，刨出了腐爛的大棺材，敲開了棺材蓋子，一根一根狗骨頭摔上了天。千千萬萬的人，都拍起了巴掌，口號喊起來了：「晴天了，晴天了！」

吹鼓手老陳三「嗚嗚嗚嗚」的吹着喇叭，像熨斗一樣，熨得人心真舒服。他說：「吹一聲子喇叭，心都吹傷了，二十年前埋狗墳，我流着眼淚吹，只有這回，才是笑着吹的！」

喇叭「嗚喇嗚喇」的笑着，人人從心底裏也跟着笑了。

口號又喊起來了：「晴天了，晴天了！」「太平莊真太平了！」

晴 天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版
每冊北幣二十四元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王 力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

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 日照 臨沂
東海 鄧縣 蒙陰
竹庭 莒縣 莒北
郛城 滕縣 高密
泰安 十字路 新安鎮

12.1.

6510

2

/

6.3

№0082